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六 起元平元年盡宣帝地節二年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什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之而西行 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 臣瓚曰壽二十三 初霍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平左右及醫

皆阿意言立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服虔云窮袴者前後襠袴也服之不便於交通後宮莫有進者故帝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壯大力扛鼎能空手搏熊彘猛獸然好倡樂佚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唐廬壽和州地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張安世爲車騎將軍與謀所立議者咸言昌邑王賀武帝孫當立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迎賀令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

也

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髆武帝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

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爲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不

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琊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

游馮式撙銜師古曰撙挫也○撙音尊上聲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

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

則爲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匽與偃同言謂疾風則偃仆也薄言迫也○叱音黜咤音差去聲薄音迫數

以耎脆之玉體耎柔也○耎音軟脆音翠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

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橛音掘休則俯

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脛以下痿弱不實吸新吐故

以練藏（藏臧也）五事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僑松之壽（師古曰仙人僑王子僑松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雖久猶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為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臘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易曰王臣蹇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

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騶奴主車而御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膠西王謂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考異曰昌邑王傳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

者盡冠狗也（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定陶縣爲濟陰郡治所）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

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至濟陽（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溪洞亦有之）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凡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安樂失記其姓）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

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持頭也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帳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於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五十日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酒作樂鬭虎豹召

皮軒車九旒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斿皮軒鸞旗薛綜曰雲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鄧展曰皮軒革
車即曲蓋前有十師則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驅馳東西所為詐
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虎皮飾車
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
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
瓦覆之版瓦大瓦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詩言
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
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宜進先帝
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
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臣請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
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司隸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

避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補註小輦當是小輦之誤此蓋承襲漢書原文吾恐不敢信以爲然也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漢書作洪範傳列九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皆君也

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痾也時則有下人伐上君惡察察言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

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司馬氏遷之女也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

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溫室殿三輔黃圖溫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宮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爲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比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

邑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何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卽連名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

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
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
闥內敖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史令高昌奉黃金千
斤賜君卿取十妻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
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眾樂鄭氏曰祭
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
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始五
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
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
宮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
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
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
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
師古曰小馬可於果
下乘之故云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
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即永巷令也太后

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游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不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

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於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孔子之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說文曰組綬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屬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太后詔

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爲昌邑王師以授王詩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其宮事班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賜爵

關內侯式既得免死歸家教授東平唐長賓沛郡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既而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蓋此意故效孔子自謙抑耳）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驪駒逸詩也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地而能咎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

歸卒於家過音謁失弱而斜也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師古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生子進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涿郡屬幽州生子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故改諱詢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衆故皇曾孫寄在郡邸獄　故廷尉監魯國丙吉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　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一歲故亦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　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師古曰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水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誰如者其人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

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

者安世兄也嘗事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

下蠶室後為掖庭令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

書既壯賀或稱其賢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

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

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

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日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嗇夫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

內侯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得下劣猶為關內侯也可妻也廣漢許諾廣漢女字

平君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卜相言

當大貴母獨喜及聞與曾孫甚怒廣漢重令為介改正漢書顏師古注曰更令人作媒結婚姻通鑑遂於令字下增一人字今按漢書令字下原無人字令指張賀張賀為掖庭令廣漢重其為媒介故不敢違婦言而遂與曾孫顏師古說非也今依漢書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師古曰姓澓字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漢志蓮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城在同州下邽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尤樂杜鄠之閒班志杜縣屬京兆鄠縣屬扶風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所地杜吉下杜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杜伯國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籍當朝請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師古曰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宣帝曾朝請之時舍於此里中止息身足下有毛臥處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

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閒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襃顯補注豈宜襃顯兩字作一句讀豈宜者疑而未定之辭舊以豈宜二字爲句非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

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昧死冒死也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軨獵車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已而群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質正通鑑原文謁高廟下有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九字按漢書宣帝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未嘗尊為太皇太后也至元帝即位方尊為太皇太后耳不知通鑑何所本定去之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義初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武帝召見說詩說之擢為光祿大夫至是為丞相時年已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議者或

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光聞而病之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衞漢太后常居長樂宮皇太后自昌邑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諡法聖善周聞曰宣余據帝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在位二十五年改元七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四五鳳四甘露四黃龍一

甲寅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太

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歛容禮下之已甚胡越兵謂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光前後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　夏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稅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卷征和二年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

承祖宗之祀愍以爲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爲廣陽王立廣陵王胥少子宏爲高密王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爲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閒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

己酉本始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葬地下故曰下里　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方上事謂壙中事也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

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而當時大司農營葬事僦民車載沙送方上延年詐增僦直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盜取錢三千萬至是為焦賈兩家所告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乞謂與之也哉疑辭何哉猶曰何如也○乞音氣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貺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巨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

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凡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附錄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旁有鳥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門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夏矦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

于泥靡尙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
國歸之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
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
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
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
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
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
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
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
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
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

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戊辰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附錄魏明帝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乃光後小妻明友妻乃光前妻女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掖庭戶衛掌衛掖庭門戶戶卽主之也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安池池名監掌池之官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少夫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師古曰報託也謂託以事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成君卽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

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雜治之必有先嘗者何可行毒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舉發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罷兵度遼將軍范明友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自張掖出塞斬

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韓增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自雲中出塞師
古曰烏員地名也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趙充國出塞千八百餘里
西至候山自酒泉出塞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
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田廣
明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
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宏使言無虜欲還
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
田順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即止兵不進斬首捕
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
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烏孫昆
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犂汙都尉犂汙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長羅侯國陳留師古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然匈奴民眾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帛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師古曰西國者龜茲以西之國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師古曰東國者龜茲以東之國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

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大旱　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陽平屬東郡　甲辰以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封扶陽侯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以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先是相為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帝即位徵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

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取其直）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吏不能治廣漢為缿筩（蘇林曰缿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缿音項筩音同）受民吏投書使相告訐于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既而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之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

人效者莫能及也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嘗記召湖都亭長記書也記召者以手書召之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府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謝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辛亥本始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

舉案上食以婦道供養及霍后立亦脩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矣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水出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景帝元年令郡國各立太祖高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　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爲諫大夫給事中霸既出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又口薦霸於上上遂擢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謂臣名不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與君爲外人道之　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

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後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勝初教授於鄉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

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煑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王越之孫）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

楚王延壽（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

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側聽勿失機也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少學法令未有經學既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癸丑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嬗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

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
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冢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
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槨十五具東園溫
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
起冢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補註漢律始封者既卒則
後世襲封者邑戶十減其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世世無有所與既而光夫人顯改光時
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師古
高祖母家館也承恩宣平侯家館也盛飾祠堂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洩封上之故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用皂囊
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

制威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恐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月蓋年表誤

（行通速書之致此誤也）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惡宋三世爲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娶於國之大夫也爲恐當作無）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魯國至哀公惡季氏之偪而不能去遂孫於邾）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尚書事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久其事也貢父曰至於子孫謂賞賜速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爲大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

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嗕康曰嗕匈奴種余謂西嗕自是一種爲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嗕音辱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産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輯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七 起地節三年盡元康四年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資鑑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國守丞國史長史皆一物非故漢書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兼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或對

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爲少傅（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百官表及丙吉傳竝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爲縣屬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閒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保阿者保母與阿母也）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相爲丞相辛丑丙吉爲御史大夫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廣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受好禮恭儉謹而

有辭及傅太子太子每朝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即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危公室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以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望之東海人也家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蕭望之數人皆召見時上官桀等謀殺光光既誅之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責光待士無禮故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猶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至是上書求見帝自在民閒已聞其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及對奏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

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之次者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則各以狀聞奏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處奏皆可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所舉亦告言其過勿避也　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又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籞音語　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如淳曰絪御茵馮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絪馮而黃金塗於韋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

行安不搖動也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初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宅第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旣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躢音蹋御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

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出光女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罷車騎將軍屯兵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罷禹故使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

（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令人不省死言令人難死不解其故或曰死者極口之辭師古曰言痛殺悶殺恨殺之意）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持國權柄殺生在手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用是爲怨恨愚以爲不可禹嘿然起視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

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幷連坐之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旨用意不同也補注駁雜也謂無畫一之法】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與附同】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爲公子無知所殺雍廩復殺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而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爲秦所執既而歸之卒而子圉歸秦納重耳子圉死而文公遂霸諸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

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秦有十失　一羞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胸九存虛譽十蒙實禍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師古曰卻退也畏爲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眞實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溫舒鉅鹿東里人也父使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齋謹重人命故齋戒以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諍之臣者非以崇樂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

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也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

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爲下元康
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上自即位後數遣使者求外家時既久遠所傳多
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嫗及嫗男無故（嫗音嫗）無故弟武
皆隨使者詣闕帝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
識知者皆曰王嫗嫗言名妄人（嫗音嫗）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
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
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
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嫗爲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卿即
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
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嫗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迺
始共求嫗嫗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奈何欲與

他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柳宿邑名也)媼與酒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漢人謂與訟為自言)翁須曰毋苦之(毋音無)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媼與酒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等比猶言等輩音可相比方也)媼與翁須共宿明日酒始聞覦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酒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自此與父母音問絕又聞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云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上乃召見賜無故武脩關內侯旬月閒貴賜以鉅萬計初王媼之來乘黃牛車民閒號稱為黃牛媼而王翁

迺始死已四年矣

乙卯地節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爲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爲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爲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

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

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緘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急遽之意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

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也諸侯皆有功遂世為晉執政至趙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齊桓公寵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遂篡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

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直讀曰值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

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無
有大怪之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
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
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元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會
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
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
氏舊人亦坐免官金日磾子賞亦霍光婿霍氏有事萌芽上書
去妻上哀之獨得不坐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
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
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惲音蘊惲丞

相倣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

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二十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初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貴盛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

以政援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爲鬬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鬬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據本紀瘐死上有飢寒二字）所坐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三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　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　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

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爲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積水曰潢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時遂年七十餘又形容短小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及聞所對乃甚悅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鐮也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

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鷄（五鷄當是五母鷄然漢書亦無母字故不敢妄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書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上以遂年老

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而以議曹王生爲水衡丞　烏孫公主女爲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羸也　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　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　初京兆尹趙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吏按

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貶秩疑賢邑子榮畜教令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恐丞相按之急欲得丞相陰事以相持乃使所親信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内不法事時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妒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欲告丞相罪先與太史知星氣者謀之太史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夫人殺婢事制下京兆尹治其事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逆節傷化不道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

廣漢竟坐要斬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霍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鋭之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師古曰風生言其迅疾不可當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拔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爲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爲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傅婢自絞死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初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傅泗水王綜上選博士諫大

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觀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初為市吏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至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設施延年召與語自以為不及徙署督郵及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兩人留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退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如神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

拔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按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眾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爲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弱小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員數也程課也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

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

之與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遝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爲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己巳元康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縣屬魏郡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上欲立張倢伃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邛成侯奉光少時好鬬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

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倢伃寵昆立爲后然后雖立無寵希得進見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憫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

矣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丞相魏相明于易經有師法嘗奏言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由

者也故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慎於養人必謹於尊天又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又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視通作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

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宋白曰馮輔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　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都成侯金安上（改正）都成侯通鑑元文作成都侯此承蕭望之傳之誤今從功臣表及霍光傳改正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也　初昭帝時掖庭令張賀數爲弟安世稱述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硏書指欲封之

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于是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鬭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常游處也杜陵陳遂帝微時亦與有故相隨博弈遂數負進負進者負其所輸當進之物也及是亦以舊恩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于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昌邑王賀歸昌邑國除爲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故昌邑王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

文冠佩玉聲環笄持幟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註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鶹鷅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紨音敷又音附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清狂如今白癡者也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戊元康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言其罪雖明白而不忍殊絕也昌邑王傳粲作析析分也言雖分而不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昔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篇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爲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爲博陽侯曾爲將陵侯元爲平臺侯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平臺縣屬常山郡博望縣屬南陽郡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

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絕弗復為通者安世敕其閽人之辭也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為光祿勳時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

官婢婢兒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如此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夏六月丙子立皇子欽爲淮陽王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稱謂漢以洛陽爲東都此所謂東都門外乃指京都之東門外耳非洛陽之東都也）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設酒食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幾讀曰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酒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初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

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霸在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若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也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後日吏還謁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不敢復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處材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其識

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據地理志許縣屬穎川郡郡有部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如淳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法連貶秩有詔復歸穎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太守秩二千石連貶秩故以八百石居）

元康四年春正月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

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皆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櫟陽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公乘爵第八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并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韋賢以拜相封侯而子宏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易生罪過賢以宏當嗣侯恐其以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敕令自免而宏以代父為嫌不忍去官未幾宏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而賢病篤室家問賢當

爲後者賢恚恨不可言宏弟元成少好學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車令從者載送之以爲常其接貧賤者尤加敬由是名譽日廣及賢疾家人遂矯賢令以元成爲後時元成爲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國除爲大河郡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元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晻即暗字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丞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元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史逸其姓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元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

之下（師古曰衛門謂黃一本掖門上貴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城羌允衛枝陽金城南合於大河謂之湟中即今陝西行都司西寧衛○允音沿）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義渠姓也）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零音憐）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辭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因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之路正在此）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

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幵在金城南

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井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井字之訛也○开音牽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分別善惡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山陽太守張敞自請治之上書曰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伏聞膠東勃海盜賊並起臣敞願盡力爲上即拜敞膠東相敞以自言治劇郡非賞罰無以爲勸徵吏若追捕有功願得比三輔尤異上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東方以寧時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之不聽鄭衞之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禽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以帥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軿音駢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不從慾之義也太后遂止不復出　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

初霍光輔政上恭己南面非宗廟之祀不出至是年乃下詔曰蓋聞天子尊祀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閒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五終